













王

也便省一下那些「不得不講實話的」明和你們種的「一切反面的種子」，你們也做落後了。總之，我們總開縣的百萬壯丁，總要與你們去做「不知其所以然」的青年，總才是中國人，才是中國的人民。像你們的



——網省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打手勢說開話，想通了，  
還到處拍手面向人們稱賀  
傳，在懷孩子時面龐肥大  
嬌指，囑咐他當一名殺敵  
英雄——人民的功臣。最  
後他愉快地笑開了，在他  
那宏亮的笑聲裏，洗刷着  
千百萬人民對解放國的熱  
愛。

父 炎 刺



在蔣軍跳過過的村莊，樟樹木都遍遍砍光。這幅木頭就是在這村莊被蔣軍釋放後，用蔣軍所砍樹的木頭刻出；雖然因為寄途中木頭受了一些損壞，却因此使我們更真切的目睹蔣軍的暴行。

——胡省

1

[illegible]

**起燈山下**

從松陽城往南看去，遠遠屹立於森林懸、合洞壑的起燈山。

抗日戰爭中，曾爲劉伯承將軍揮下兵馬英雄們的起燈山下，最近幾天不斷往來着摩多車與爲保衛們頭頂上山。姊妹們駭問：結廬今天我走，我在起燈山的白毛山，身穿刺殺服去，連夜趕赴的新家裏，成軍下過見這塔兩層僧人農民還衣趕赴的新家裏，成軍

——**尿潮**——

地上那座小山，便是有名湖都第十八個傷風命，開着面壁的魯魯德民，離了其中，有兩個忽然站住了。那姓蔡的，癡不認出地下，心愛的魯魯德民，我同意地，向那點點頭，接我的

重寶小箱，裏面什麼，然後又小箱裏面用食指按去，掌上，的脈管，荏苒，面口發紫，這時才發現，身邊有人似的，還那時我同牛年的依樣，

「你娘啊，幸虧有我，」

「我知道這是指那姓了，」

「我同意地，向那點點頭，接我的」

[illegible]

國關開了門，江敵人的發憤聲了。在那些時候，我的一政的場要整中，我成了漢國的寶鋒劍，我成了老一級從前臨上讀下來的，又讀到另一條邊境，但權權不往三〇四部的英雄，一轉瞬，他們已跑到外城邊了。江敵人的統緒竟就這

我們知道已經守不了，可是頭事來，因此禁煙。

話說大興以後，六日開始總攻，砲兵一排多陣

燒香保

四月一號的傍晚我

軍稍露在延津的險莊，有

學  
普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破涕

[illegible]

老臣可認曉了中央軍的「呼」喝，八路軍未還，就當面殺，所以我處食，殺食食。我選了大，開水，等待着你們呢！」（莫言魯迅稿第十八日電）

三

[illegible]

## 消化

[illegible]

先改過來，  
→我們的步  
大朝庭。

的響聲，但已挽  
的厄運。頃刻之  
間，排長陳正烈掛  
了長壽綫，但他  
們並不

1

[illegible]

在起燈山下  
一樣一個故事

國關門了。在「敵人的發憤」聲中，花兒們一致的叫喊要整平，我聽到了漢國的寶鈴聲，我聽到了老屋一聲從窗櫺上墜下來的，又飄到另外一座迴廊，手榴彈不往三〇四部的英雄，一轉眼，他們已跑到外城邊了。三藏人的第一條龍就飛道：

我們知道了！敵人的發憤是頭事，來以此禁情。

說話太遲了以後，六日開始趕路，砲兵一排分隊

蔣佔區人民  
燒香保

四月一號的傍晚我

依八

路軍  
官兵全被解決。  
始的戰鬥，天才  
候，就勝利結束

裏有個小村，  
一戶中農，  
養了，孩子

[illegible]

飯  
涕

賊人聽從援兵反撲，  
路軍打贏了，八驛車不  
能活脫兒。我問他：『你  
說：「我騎阿才那位官  
長講話，問開東西還了沒  
有，真想不到天底下還有

笑話，像樂樂不消幾時變  
貌，這七八道關鐵鎖，沒  
有一個能逃得出了繩的  
圈套。

（快板）

為笑

「好」處  
裏這樣好  
祝告金神

央軍對我說，八  
主權」。他們做  
給你們按上啦，  
真是土匪，開口  
打，河南地面經  
了八九年，寸草  
沒一個不能少，  
露藏了中央軍的  
。八路軍來這  
，所以我繞着，  
我繞了一大

頭，一遇見

[illegible]

外村，一連  
碰上八路軍

這道清粥小菜，吃沒有穿，家中爐口無煙，這熱的老漢出去，洗到涼亭裏，才吃沒有穿，大家饑的心眼兒發酸。低頭不消到涼亭，包婆拿出來一條褲，叫聲：「老太太，你補些細細穿穿。」我們就是八路軍，專幫窮人把手身翻，保護你老相好平安。」

那安土安寧，恰得金和陳長三，每人出一張老褲，衣服裏夾，正要裝着往外走，和婆強強手到腰間，給了老太太五百元。心動腸鳴，兩手到腰間，給了老太太五百元。

「你是着個窮人，」野地裏香又糯香糯，吃得滿身光，「換車」呢，把把給了一整衣，還得使滿身光，又給衣袋裏金銀錢，你們真是救命人，一幫子我也記心。

「軒同志」

日本版「劉伯承訪和寫作」一文十五行「華樂團楊湖」之職，「爲……」之誤。